

当今是互联网时代,人们仿佛都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我们都生活在由两个世界组成的社会环境里,环境的影响力不仅关乎大家日益重视的情绪价值,而且对人认知的培养和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古时候简单,当初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有孟母三迁的经典故事可以作为佐证,当今要想复制这样的场景可谓天方夜谭,有互联网这个世界存在,让你无处遁形。

现在人们好像都偏爱一个词“投喂”,养宠物的人为猫猫狗狗投喂猫粮狗粮,换来须臾的猫猫撒娇,以此获得情绪价值。恋人之间、朋友之间、长辈和小辈之间的互相投喂,获得不少的心理安慰,这些都是生理性的投喂。人作为高级动物需要精神养料,在生理性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精神养料的投喂是大家都需要的,而互联网的世界能够全方位、全时空地满足各种人的精神需求。

在时空压缩的网络社会里,人们感觉更自由,有人戏谑地说你在里面即使是条狗也不会被发现。然而世界扩大的同时,人们似乎感觉更孤独,可选择的東西多了,人们反而更迷茫,世界像个万花筒,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平等地降落下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各有各的焦虑。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一机在手,万事不愁,打开手机,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然而你以为每个人接收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吗?非也!聪明的网络讲究的是精准投喂,它收集你的点击,收听你的

话语,然后各种你可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的广告就会找上门来,各种你所关心和偏好的信息每天投喂给你。更厉害的是如果它知道你的思想观点取向,那么符合你的思

## 小心,被互联网塑造的认知

羊 郎

想取向的内容会不断投喂到你的眼前,让你觉得整个世界的想法和你如此趋同,使得你的想法不管正确与否都在肯定中得到强化。不是我固执,是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有一个朋友,经常通过微信给网友分享网络上的信息,一段时间下来有人就发现诸多内容都有一个思想指向,而且其中不乏偏激的色彩。不难推测这位朋友正在被互联网精准投喂中,这样的投喂将不断加固被投喂者对某一项事物的固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他也不会认可这种偏颇。其实,你是谁,是由你心中的一套自己的故事来定义的,而这套故事的编排,互联网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当认知偏执化了,一个人的自我反省意识可能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当一种偏执变为群体化偏执时,就会影响到社会的走向。

当今社会,科学发达、技术迭代加快,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不断涌现,城乡壁垒松动,社会流动性增强等因素,使得呈现给大家的机会总量和可及性大大提高,选择性越来越多,由此选择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现代人面临着多种选择,也就面临着多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困扰着人们。当你通过互联

网的手段进行比较选择,互联网同时也在琢磨你的习惯,按照你的偏好投喂资讯,如果你的选择一味跟着互联网走,很可能就迷失了自我的理性,而千千万万人的选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时代的变迁。

现代人实际上是“两线生活”,既活在线下也活在线上,既生活在现实社会,也生活在网络社会,相当多的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除了睡觉,在网络社会里生活的时间不亚于现实社会,有的甚至于更多。线上生活当然精彩纷呈,但是人毕竟是群居性的生物,人用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他人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于网络社会而言,是一种基础性的存在。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用理想社会的要求去努力改造和丰富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与此同时,我们大家都都要参与到网络社会的治理之中,这种治理不仅是内容,而且包括网络的运行机制,使得网络运行的各种算法向善,线上线下,两线并进,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个人,若要在网络社会里不被迷失,其根本是要始终保留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里,要警惕自己的从众心理,不自觉地和互联网合作把自己变成某类信息的克隆物。我们即使面临着许多不确定,但也不盲从,不被人定义。要始终存有一颗质疑的心,包括某时某事上对自己的质疑和反思。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互联网只是工具,切不可将自己的认知交给互联网去塑造,不是吗?

“是沈寂发现了《红色娘子军》”,这句话是《红色娘子军》(原名《琼岛英雄花》)作者、剧作家梁信说的。而我知道这件事则是在十多年前,沈寂老先生告诉我的。

当时,我听了有点惊讶,忙问,是真的吗?沈老十分肯定地说,是真的。还说,有些事情就是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我忙追问,怎么讲?沈老慢慢说道:“记得1959年,我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调来一位新领导主持工作。在一次讨论电影题材时,我斗胆说了自己的想法,竟被取消了当编辑的资格,被调去看外稿。”

当时,沈寂觉得看外稿也蛮好,与别人不搭界了,少惹是非。再说多年来,全国各地作家、剧作家和业余作者投来大量的电影剧本,厂里只有一位女同志看,她的眼睛又不好,来不及看,好剧本很难被及时发现出来。

果然,沈寂认真看了一个月后就发现了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内容是写海南岛上一支红军女子连队的战斗故事,情节曲折,内容生动,是一个好题材。沈寂在写“编辑意见”时,特别写明:剧本基础甚好,但不符合“大写十三

年”的精神。请领导考虑。不久,沈寂由于参与拍摄电影《香飘万里》被认定为“宣传专家路线”,被派到宝山县农场劳动。时间紧迫,沈寂马上向厂长陈鲤庭告别。陈厂长无奈地说:“今天晚上开个会,是每个月的题材汇报会。你来参加,也算是告别会。”

晚上开会时,谢晋发言说:“《女篮五号》拍好后,一直没有好题材可以拍,心里着急。”沈寂听了,对谢晋说:“我这里倒有一个剧本,在楼上文学部。我去拿来给你看。”说完,沈寂上楼,拿了《琼岛英雄花》剧本交给谢晋。

次日早上,沈寂带着行李来到厂里,刚坐上三轮车要出发,谢晋奔过来,气喘吁吁地对沈寂说:“我要这个剧本。我请他留下来和我一道修改剧本。”沈寂感激地说:“谢谢!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怎么办呢?”谢晋着急地说。沈寂赶忙安慰他说:“不要紧的。你可以找《琼岛英雄花》的作者梁信。”说完,将梁信的通信地址告诉了谢晋。

过了大半年,沈寂从宝山回来休假,听说《琼岛英雄花》已改名《红色娘子军》拍摄完成了,正在厂里放样片审查。沈寂迫切地想知道拍得怎么样,便摸黑走进放映室观看。看完后,他觉得谢晋拍得真好。《红色娘子军》在全国公映后好评如潮。1962年3月,该片荣获第一届百花奖四项最佳奖。

回忆到这里,沈寂当时动情地说:“梁信是一位重情义的人。电影公映后,他就赶到上海,想当面感谢我。他问谢晋,‘那位向您推荐我这部剧本的沈寂呢?’谢晋想了想说,‘他出差了。’他实在不能告诉梁信,我在哪里。”但是,梁信始终没有忘记沈寂。

后来,沈寂重返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1979年,梁信做编剧的《从奴隶到将军》在上影厂开拍,他再次来到上海。

在文学部遇到谢晋,他又问起沈寂。谢晋马上大声呼叫,沈寂听到后匆匆下楼。梁信一下抱住沈寂的双臂激动地说:“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你,今天终于见到你了!”说完,不等沈寂答话又说,“我的《红色娘子军》全靠你推荐,我要感谢你!”

那之后,梁信无论在什么场合,但凡谈起《红色娘子军》,就一定会提到“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了《红色娘子军》,他是一位有眼光的编辑。”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沈寂先生仙逝已经十年了。谨以此短文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

## 门缝儿

刘 琪 瑞

多年前,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小村庄。经过一家门口时,有个小男孩从门缝里露出半张花猫脸,怯生生地打量我,一双眼睛大而明亮。

在乡村,门缝儿是两扇门之间的缝隙,或是半掩着的门。除了小孩子常从门缝里闪出身,门缝儿还是小狗的通道。小狗摇着尾巴从门缝里钻出来,迎接主人,那亲热劲儿令人感动。杜甫《草堂》诗里就有这样的情景:“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

有一句歇后语挺有趣,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意思是看不起人。

以前,门缝儿还是男女青年私会之所。二人刚好,不敢大模大样见父母。到了约定的时间,小伙来到姑娘家门口,在大门上轻轻敲几下,院门吱儿一声拉开一条缝,闪出那张娇羞的脸庞,或是姑娘递过来一双崭新的土布鞋。小伙从怀里掏出一个包儿,里面包的是刚摘下的樱桃、红杏,说不上几句话,姑娘身影一闪,门缝儿一掩,就回去了。

## 满月咕咕哒

(插画) 董培培



一地碧绿,一夜花海。长江口北岸,繁忙指日可待。遥想白发老农抱耜打捆悠悠,垄上巡回步履慢,无意踩中油菜菜。连曝几个太阳后,菜荚绷不住,龇牙咧嘴笑翻,千万张嘴合不拢,就地十八滚,让人捡得粒粒皆辛苦。

油菜不“笑”不收,干不透先晒后揉,揉不开一顿乱棍,打得菜荚皮开口笑,欠揍的菜籽灰溜溜滚出来,扬去沙灰屑粒,颗粒归仓。

旧年赏花,我在远乡。赤橙绿,青蓝紫,七彩缺黄。色差一彩,错失亿兆春光,郁郁“香”愁弥漫。

长风入梦江北,铺天油菜,扑地花海。黄花金花油菜花,金黄蛋黄油黄,嫣然一笑花田开颜。梦见姑苏客,未探碧螺春,越江来探茶。花田深呼吸,香透五脏六腑。花沁茶,茶沾花,江北菜花逆袭西湖龙井,菜油现炒明前,茶油双向奔赴,兼香妙不可言。

花粉潇潇洒洒,群蜂寻寻觅觅。田歌山歌,花痴歌狂,三天三夜对歌不倦;花妖乱舞,穷追光影不舍。

花开江海,口福不浅。清明螺蛳老鸭炒春韭,菜花鳊鱼至爱红烧肉。梭子蟹膏肥黄满,小黄鱼胶肥籽满。小红嘴银带鱼鳃带油浸,薄壳子红芒子活蹦生炆。时蔬小豌嫩笋笃,春笋切丝密密细,雪里蕻盐腌蜡蜡黄,三君子素鲜碧玉汤。八仙直下渔舟,水煮全席。白汤翻滚腾细浪,神仙飞筷打群架。

爱油菜,更惜才。侧耳倾听,油菜,有才;油菜花,有才华;大菜籽,大才子,谐音色彩也精彩。春天的油菜,赶上油菜的春天。耕读人家多收三五斗,晒成三斗三升菜籽干,粒粒饱满,榨出滴滴“好啊油”。敢问今夏几斗菜籽几升干?皓首仙人指路——不多不少,才高八斗。

格特鲁德·斯泰因小姐的一句话,被海明威放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卷首:“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由此,“迷惘的一代”成为专属名词,用以描述和定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一批青年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是代表。

其实,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巴黎一家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斯泰因去修汽车,修理工是一个在战争中服过役的小伙子,没有特别认真对待,斯泰因很生气,提出抗议,老板把小伙子训斥一顿,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到斯泰因的公寓来,斯泰因气犹未消,就把这句话转赠给了他:“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又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 “迷惘的一代”

张 新 颖

作为上班族,我的起床时间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固定的。每天闹铃响起,揉揉惺忪的睡眼,挣扎着爬起来洗漱准备,整个过程都带着一丝对被窝的眷恋和对工作的疲惫。

但也有例外,每次野外徒步的起床时间只能根据当天行程确定。印象最深的是六年前的“长坪沟穿越毕棚沟”。那天,凌晨三点便从帐篷里爬起来,我们收拾好东西,简单用了点早餐,便开始向垭口进发。彼时天还是漆黑一团,我们戴着头灯,在向向导的带领下,向山顶艰难地一步步攀爬。

前一天晚上,我们曾要求向导晚一点起床,天亮后再攀爬,但向导语气坚定:必须三点起床,四点前开始攀爬!他给出的理由是当天的路遥远,出发晚了天黑前下不了山。末了,他眼中透出一丝狡黠,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野外的凌晨漆黑一团,天空中飘着小雨,给本就艰险的行程

又增添了几分难度。大家谁也不说话,只是低头一步一步向上挪动,不到二十分钟,已感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已没有退路,只能随着同伴脚步,不断往上挪。

这是“长穿毕”的第三天,也是最难的一天。陡峭的山体和海拔4700米的垭口,即便是好天气,对常年生活在低海拔的我们而言,都是一个考验。大约四十分钟后,在前进的途中遇到了当地旅游部门为方便登山者用钢丝绳架设的简易护栏,我一手借助登山杖的支撑,一手抓着护栏,顿时觉得身体平衡了许多。往下看,仍然漆黑一片,但凭感觉知道此处非常陡峭。心里这么想着,马上感到两腿发软,出现了恐高症状。无奈之下,只得靠着一块石头停了停,并与同行者聊了几句,以此转移注意力。我十分清

楚,此时如果意志崩塌,再往上爬就更加困难了。约莫过了一个小时,看到远处山头有一处“灯光”,向导告诉我们,那不是灯,而是金星。回头望去,身后的山顶上,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探出了脑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能看见星星月亮,说明天气开始放晴。

## 凌晨,向垭口进发

苏 虹

天渐渐亮了,远处的山体露出了轮廓线。可能因为体力消耗过大,也可能是有了轻微高反,此时我浑身湿透,头晕目眩,心率达到每分钟一百四十多。在服用了同伴提供的“高原安”后才有了好转。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山上已不再有植被,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乱石丛中,脚尽量蹬踩在大一点的石头上,以免石头滑落。尽管这样,还是时不时脚底打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十日谈

清晨你如何起床 凌晨四点的霞光最为绚烂和恢宏。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郭影